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奏疏卷六

明 倪元璐 撰

恭承召對疏

奏為恭承召對遵旨申奏事臣本迂愚歸田奉母七載
於茲會以國家多難諸臣謬稱為救時之才仰蒙聖恩
命臣佐樞星馳至京陛見之晨遽蒙清問過減寇賊切
實要著臣遂率爾而對首奏南北情形次奏目前方畧

次奏禦寇機宜次奏制財足用兵餉宜合次奏淮鎮切
謀及夫截漕末議方凜天威百不攄一過荷溫文曲褒
仍令詳悉奏聞臣感激慚仄謹復申闡條奏口語離為
四牘仰塵睿覽詞意朴鄙惟冀見之施行然臣以為猶
屬標計也為今本謀在乎主術力行仁義提振紀綱愛
惜人才興尚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令慎誅賞其下
則竭忠畢力惟以殄寇安民實效是求而不徒託之空
言如此何患大功不成太平無日乎臣不勝隕越待命

之至崇禎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具題奉旨這奏本謀自屬正理知道了該部知道

禦寇機宜疏

為遵旨申奏禦寇機宜存乎制財足用事臣至濟寧風聞左良玉縱兵大掠闖賊已自荊襄順流而下江淮震駭既而知其非實也然今日良玉忠悖之關惟在廟堂駕馭之法使闖賊及今速趨下流者猶尚可言也如其雄踞不移按兵四視家當一定勢大難回此則大為可

憂矣今皇上赫怒特遣輔臣督師撻伐聖明睿算元老壯猷豈臣蠢愚可得仰參旁贊惟夫規模大概妄謂宜以九江為中權武昌為前茅淮揚為後勁始事之圖先在過之使不得下必欲進擊勦除特須兵餉厚集力滿氣充若旦夕計功則臣不敢知也又臣統觀今日大患在於兵餉之權離而為二師中丈人不得自制財用譬使操舟不予之柁也以臣愚見督撫行軍宜必假之利柄凡一切屯鑄鑿榷之務悉聽便宜宋張浚視師關陝

朝廷特命趙開為之轉運使以此軍用沛若所向有功
又臣觀今之大將皆無餘財養士凡大將必有家丁死
士比於爪牙苟如千人之將必得百人與同生死此百
人者皆一當十百足制千人之命使千人畏此百人者
則不敢慢易其將而自成節制責進則進責死則死威
易為威恩易為恩要此百人實非易養隆餐豐犒十倍
尋常官財不能應之貧將無所措手呼庚呼癸於是乎
不可責之赴深谿矣昔宋邊將家屬皆食於縣官市租

權稅悉捐予之凡將皆有黃金享士牛酒犒師終宋之
世名將如雲職此之故臣愚故謂馭將之法宜使之難
貴而易富將貴必驕將富必勇伏候聖裁崇禎十六年
三月二十九日具奏奉旨本內以九江為中權武昌為
前茅淮揚為後勁聯絡過勦殊得制勝要著至禦寇須
先足財屯鑄醴權作何便宜舉行還著該部從長條議
來看

淮鎮切謀疏

為遵旨申奏淮鎮切謀及截漕末議事該臣觀南北扼
會惟在兩淮誠得精兵三萬益以戰艦千餘近翼金陵
遠蹴江漢倘遇警報猝至檄萬兵入援朝聞夕發南兵
徵調悉可不煩天下大計必在於此惟以公私俱竭措
餉無從臣於是有截漕之議也蓋今為海運之說者惟
慮成山之險近策鑿通膠萊河為便矣而或以分水嶺
係登萊龍脈不宜毀斲且下多碯碯勞費無益今議海
船從淮口出鶯遊門過齋堂島不過好風兩蓬直進膠

河口裝上小船剝進膠河不五十里徑抵分水嶺僱覓居民小車盤至嶺脊凡四十里達於萊河復裝小船沿海揚帆畧無島礁漂損之患再用好風四五蓬即抵天津此功一成而兩淮三百萬餉出其中矣何以言之凡河漕每糧一石各州縣給旗甲腳價等費多至三四兩今既及淮而止於道里省三分之二腳價亦省三分之二檄令州縣循三兩為率以一兩給旗甲二兩解淮庫計江浙等處正米二百萬石可得銀四百萬兩以百萬為海

船及盤運之費餘三百萬以百萬募兵三萬以五十萬治戰艦以五十萬製備甲械及馬此外猶餘百萬若初年一切措置及海船盤運所不敷者尚可取諸此也循此行之淮之富強甲於天下即一淮安滅寇沛然有餘矣至於任事重臣自膠以南凡經理淮口海船及漕海兩船交兌察徵水脚之法皆責之淮撫自萊而北凡措置車輛倉廩分設官署及盤運之法皆責之登撫要取同心深計事成賞如克敵此非厲民之政難必之功苟

得其人未有不辦者也此外議設道部及叅將等官於分水嶺上又移車運之費改為人運即以運夫為之護丁可得飽兵五千不煩別餉一切事宜候俞行得旨另容詳奏伏候聖裁崇禎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具奏奉旨覽奏淮海截漕膠河剝裝甚屬利便且能精兵裕餉以資滅寇尤裨大計卿已簡司國用正可主持力行即著悉心籌畫將責成經理等項事宜詳確開列具奏該部知道

奏請祖制疏

奏為隆命義無敢辭祖制理宜奏請事該臣於昨十一日酉時在部辦事接到吏部咨文欽奉聖諭兵部侍郎倪元璐著陞戶部尚書即日到任不必例辭故諭欽此臣本庸才聞命驚懼既思今日大計無如兵食二端苟不及今整頓天下事寧復可言又臣仰見聖明獨憂宵衣旰食者今十六年矣臣叨侍從每懷疚心而臣自束髮讀書頗欲以忠孝自奮又受恩最深中夜徬徨惟慮

灑血無地司農雖甚難臣才雖甚陋而所以報國報君者莫切於此昨臣同官馮元飈過臣恭述皇上面諭褒臣學問忠誠之素並期以太平事業臣惶愧感激筋脈騰奮雖微明諭臣亦不敢辭也顧臣猶未敢遵旨即日到任者緣察會典洪武二十六年著令凡戶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蘇松人臣浙人也皇上恪遵祖憲事關更革不容不一奏明為此徘徊具請恭候聖裁崇禎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具題奉旨覽奏援考舊制具見詳恪目

前國計民生應有生節大道以卿邃學敏識講幄敷陳
特茲簡用原非例推著即遵諭到任不必遜請該部知
道

義社倉書疏

題為恭進義社翼富倉書仰祈斟酌施行事崇禎十三
四年臣鄉大饑民亂臣時里居極一郡長吏及紳士富
民之義脩賑千端僅可小救而羣力已竭富者皆貧臣
於是歎鄉無積貯而聽命於歲之為害至此也乃起而

講求社倉之法準古人而斷以已意行於臣之一鄉已
有端緒因著緣起名曰義社翼富倉書臣之愚見以為
古今社倉代有良法而沿久即廢者皆繇仰資於官又
衆各為政又出貸責息又不能制欺又司其事者不食
其利坐此數端雖以朱熹崇安之法最善且久亦不過
數十年而已廢矣臣反是五累得其五便其詳具載於
書頃五月初閣臣陳演等恭傳皇上富民至意召臣與
謀臣因及此閣臣稱善聞其明日入對遂為皇上言之

退索臣書臣敬謄繕進呈倘有可行便乞頒曉天下此
法在於郡縣長吏風勸里黨富家城坊村社各自為之
苟興其端民自不倦亦王政救災之一法也

倪文貞奏疏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奏疏卷七

明 倪元璐 撰

求治大謀疏

奏為冒承鉅任洊被溫文敬述聖明求治之大謀以定
微臣司計之成算事伏念臣本迂疎文墨儒緩佐樞未
效驟躋地卿聞命之晨心顏俱戰旋蒙召對天語春溫
嘉臣志念忠誠才猷敏練諸所論奏井井有條以此知

臣又諭以帝王用才致治原只恃一二人如周之四友漢之三傑即高皇帝所用文臣亦不過劉宋數人耳今擢用戶部實圖力致太平臣時驚愧陳奏大意謂兵食大計安危所關民窮盜起治平何日而諸臣報國宜見功能臣受恩最深日圖得當臣誠至陋然亦嘗在皇上之前言兵說餉豈可但騁虛論不求實功再四躊躇誠無辭理惟所未安者祖制戶部毋用浙人成法變更非為細故尚求聖衷深慮裁度止停時又蒙諭溫切大畧

以祖制之不可更者原不敢變今用人為急只得通融
且成憲浸失非止一端事關特簡不須固遜臣時復啓
奏再四而聖意逾堅又蒙聖諭煌煌大畧云餉不清則
兵不强兵不强則民不安朕意所求一以安民為主臣
奏皇上之言及此誠宗社之福也因蒙俯諮經畫臣冒
昧奏陳三說一曰實做一曰大做一曰正做實做者期
與兵部通盤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被寇
之區餉多虧折敗軍之壘兵亦銷亡彼此相權則數清

而用足所謂實做也大做者小生小節無益於數求其一舉而即可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於國無害於民者銳意講求必圖有濟此所謂大做也正做者以皇上堯舜之仁心孔孟之正學而責治平於司農又選擇儒臣講官為之諸所設施豈可出於掇斂權宜之陋策臣必將以仁義為根本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為民請命凡皇上所命蠲必蠲命賑必賑臣必不敢以時詘強爭總奉皇上安民一言以大昭聖學於天下此所謂正做也維

時臣敷奏未終即蒙褒諭此言甚是真根本之謀學問之道臣因知皇上用臣司計蓋將以行其道也已臣又奏請得叅兵部之謀而皇上即諭以已誠樞臣同心合體又奏請選擇司官而皇上即諭以司官得人則奸蠹俱絕許得推舉優遷又奏臣性緩駕不務生產今司計事亦惟執要大端去弊已甚若纖嗇銖兩臣之所不能苛求細疵臣之所不欲云云而皇上即諭以用卿正須持大瑣屑豈所宜為臣於是又知皇上之道大而術尊

也臣始被召誠懷驚畏入對而出中心坦然蓋皇上教之已至臣今一奉明訓以太平為決策安民為主計同心為良圖臣即才智出諸臣之下而必以皇上所期一二人事業厚自期許主張既定天下事宜有難為者哉又臣五日之間三承召對仰見皇上軫惻民命愛惜人才燭照隱微處分大事真天地不可為大日月不可喻明至道玄符應機合節臣心驚喜以為太平立見臣猶春蟲適乘陽氣耳臣蒞事方三日先謹敘述所承諭旨

以明臣司計奉行本謀所在更需一月清釐見端另當
逐一條陳恭請進止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十六
年五月十八日具題奉旨飭備強兵亟須裕餉其根本
尤重安民卿以儒臣特簡司計正宜講求大道體朕節
用愛人至意前面諭已明覽奏具徵任事知道了該部
知道

司餉兼銜疏

題為特重司餉一差請更舊轍事頃蒙召對面奏前事

奉諭許行謹具本申請蓋臣部司官外差之最重且大者莫如各邊糧儲如寧遠山海大同昌平密雲薊州永平易州宣府代州甘固延綏寧夏等差察臣部舊條皆在中差之列今臣欲改作大差必妙選清廉才智實心能任之人為之其說何也夫往制餉臣司餉兵臣司兵故兩部必相爭兩部必不得互謀其事今自戶兵合一之論斷自審謨其長如此其屬可知樞臣用其屬為臣部釐餉臣部宜得不用其屬為樞部清兵臣用餉司欲

用之清兵耳如臣之議請凡各邊糧儲皆兼兵部職方
一銜勅書增加綜核軍務數語凡邊伍虛實餉司必知
之餉司亦必得而問之矣而此一餉司者潔清無欲則
邊人必服轉饋應時則邊人必樂而且得實行兵部之
事或閱操頒犒以示鼓舞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三軍
之歸命餉司甚於主帥其主帥必不能挾其下以相撓
持夫清兵者將之憂而兵之喜也故或謂清釐太過懼
生意外之變者皆瞽說耳遴擇才品臣之大任必期得

人本部不足即取之兵部總為合一即亦可以兵曹兼戶屬之銜其報滿之期舊例本三年近改一年今酌其平請以三年為正其賞罰之格每年能清兵一之五者照兵部徑陞京堂十之二三者改授科道無所清釐者停其陞考不職者分別重輕處治其甚者臣與之同罰竊謂如此則餉可無匱而於兵事必有濟伏候聖裁崇禎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具題奉旨各邊餉司允屬重寄奏內改差兼銜等項依議行如果清釐著效准與優

擢爾部仍加意遴簡有不職的著分別處治奏奪欽此
慎察司餉疏

題為選差已奉新旨前題特須更議事該臣疏為特重
司餉一差請更舊轍事恭奉聖旨允行皇上用臣之專
使臣得慎用其屬如此也蓋臣意以計曹最重者內惟
三餉外則糧儲而今欲責司餉以清兵事體尤異臣昨
具疏隨察各鎮糧儲目前報滿議代經前部臣傅淑訓
具題得旨者寧遠則張三傑密雲則何敦季具題未得

旨者易州則王六如其咨吏部未具題者宣府則任遠
大同則郭維藩凡此數員皆臣初識未經察信前部臣
精明詳慎定不失人然而今昨不同昨用之司餉又一
才也今用之清兵又一才也以一卽官之權而望以兼
釐兵餉其才豈易得者乎非清不足服衆非察不足發
奸而事關軍旅何術以使督撫同心將領受命士卒歸
誠辦此三者即其人才幹有餘臣度求之本部必不足
不得已而將取之兵曹又不得已而將取之刑工二部

議始自臣即應自臣報其成事臣生死係此敢存慢易
為此冒昧專請聖裁凡目前所定餉差無論已未具題
得旨俱須臣再三察覈保任得過或仍或換具疏覆請
然後可得而定也其現在差上瓜期不遠者姑聽循舊
例一年報滿以憑另遴其差出未久而才不堪副者立
與掣回新差交代諸如此議自臣為之必有怨者怨必
謗生然臣既矢誠天日誓捐此軀為國家宣力盡忠即
謗怨亦何足卹乎臣曾面奏皇上云臣見寇禍所屠戮

士大夫如犬豕草芥每有數百年世家大族一旦蕩為
灰塵今日竭誠報國豈為朝廷特自保其身家耳爾時
恭奉聖諭云有國然後有家臣祇承惕息於是欲不顧
謗禍為身家之計伏祈聖鑒施行崇禎十六年五月二
十九日具題奉旨兵餉兼覈必須料理得人覽奏知道
了卿既自矢公明何必瞻顧這餉司即慎加察擇來用
欽此

薦舉襄計疏

題為特舉用世通才恭請召對酌用以襄計務事該臣
欽承聖諭教之持大握簡然以庸才當受事之始不得
不從委細見端故臣半月以來頗覺勞煩夫天下大計
宜必得奇士共謀之謀集而大簡之道在握矣自臣入
署三日即下教諸司使各條所見有主事董養和投臣
劄子內稱使職言其所明不過條二三事止耳有安慶
府學生員今保舉考中知縣蔣臣者博學名通究心世
事二十餘年即問之可知百事其人方以謁選入都固

可延而致之也臣聞此言若賞臣從文章議論之間知
蔣臣久特未嘗得見之不意其適至輦下明旦臣警戒
衣冠訪之客邸時蔣臣尚臥臣俟之良久乃出初與微
言漸及天下大事兵食機要並皆應聲明辯點痛不浮
臣不覺自失越二日再往見之益復得所未聞自臣再
往蔣臣始一來見臣既目成心折又數日以入賀告獻
徧諭於朝諸臣殊多知之者尚書范景文馮元飈撫臣
史可法等並言其人真用世才又其為人端直家貧事

母孝臣以為有士如此宜告皇上皇上一日召蔣臣以布衣入對中左門叩所蘊蓄或誠可用幸以賜臣任為戶部司務官生節之道臣與謀之必當有異臣猶烏也惟資羽翼耳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十六年六月初四日具題奉旨據奏蔣臣究心兵食堪襄計務著吏部察議具覆召對候旨行

并餉裁餉疏

題為乞并三餉為一餉以清餉源事臣觀天下之道逐

乎繁多則精神必敝聰明必窮奸宄日生愆謬日見物
皆然餉為甚夫餉一而已今三分之曰邊曰新曰練其
始以次而加因時取義雖章今制勿沒前名不圖積久
為之遂成弊害其在有司催徵者名色紛岐款項參錯
奸胥因之游移影溷舞弄千端官非甚察即墮雲霧民
即甚黠亦投鬼蜮所以奸貪得志會計不清其在臣部
則亦猶然一營而分隸三司一兵而兼食三餉所司各
執其一不相參稽偶互為通即得紊溷使臣日握算子

而求之不如胥吏之笑嘻飲酒而舞其毫端也以臣愚
見合之樞臣所商請必以簡馭繁合三為一自今十六
年七月初一日始布告天下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
練餉雜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則凡田一畝分別上
中下正賦若干兵餉若干正賦一項萬世永經兵餉則
俟事平以漸減編賜復勅各州縣刻為易知一單家諭
戶曉其在臣部惟區天下省鎮為三仍以司官三員據
所派隸省鎮分司出入亦總曰兵餉而已如此則頭緒

犁然奸弊何由而作乎治餉之道無他使吏胥不得制
餉則餉必治使治餉者之精神不蔽於簿書則吏胥必
不得制餉此臣所謂清餉源者也至臣不敢議裁練餉
而請罷練兵夫有兵食餉自當練也即欲別存鼓勵犒
賚而已乃餉額既過多所練又至少如薊督派練四萬
五千人僅報二千五百保督派練三萬人僅報一千五
百保鎮派練一萬人僅報三百餘甚至諸邊將吏匿全
鎮原伍置而不言惟舉抽練之數號稱單虛以欺朝廷

此向來奏請抽練邊兵別加練餉名目者真誤國之小人也臣請盡罷抽練之兵還其原伍則移徙無煩糜耗盡革不裁練餉而餉自裁於以稍紓民困莫急於此也統候聖裁崇禎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具題奉旨本內併三餉為一餉以便清稽兼省紊溷深得執簡馭繁之法以後各省直徵收民糧悉去三餉雜餉名色止開正賦兵餉二則依田起科俟事平酌減依議行其易知單式樣並分派省鎮司官即詳議來看至罷抽練杜耗糜自

屬確論但兵還原伍作何操練責成著同兵部從長會議具奏欽此

停遣部科疏

題為官省則專能辦則勵謹條簡截責成之法以速輸將事夫臣部急餉惟嚴考成考成者明乎其有專責也其責已專矣又別設官以分其責是教之卸也以臣之議催餉科臣既當停遣催餉侍郎亦宜並罷即分催司屬亦可不差蓋臣以為節用愛人之道莫大乎省官也

遣一朝臣地方即多一番供億小民即多一番驚畏而
究竟無加於撫按幸不辱命仍是乞靈撫按耳今之巡
撫比於古大國之諸侯而巡方繡斧所稱代天巡狩者
也撫按不能為誰能為撫按不足賴又誰足賴乎朝遣
既停撫按自無所推卸然尤望皇上特申嚴諭兼勅撫
按而尤專其事於按臣蓋撫務猶繁按威特重并令按
臣選委廉幹推官一員專催一省餉務仍以其姓名上
聞使推官凜凜常有天威鑒臨其上夫推官者州縣所

憚也而自治其土即於地方無所擾怖皇上以錢糧為第一義考核按臣而推官能否臣部亦得而問之誠無愆欠即與減俸行取否者論罰有差凡為此者誠以皇上天語必愈於餉臣之筆舌而巡撫必愈於客卿之侍郎按臣必愈於行省給諫推官必愈於閒局分司此臣所謂省官則專者也至於錢糧起解職屬藩司往者州縣多有完徵解司而被部叅重罰者此由藩司不為即解或那移他用或委任非人部無由知惟有叅罰以致

羣論不服勞吏灰心今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
實收印結立申到部臣部於文到之日即於本官名下
註完考優立移吏部紀錄先經降罰者立與開復凡收
結不到部罰在州縣收結既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
遠近歸罰藩司持之斷斷如此則賞罰明而人無曠職
臣所謂能辦則勵者也帝王之制天下貴乎術簡而法
信當民窮愁苦之時術愈貴簡然而行罰不信則簡適
所以導慢臣所謂速輸將之計者止此伏候聖裁崇禎

十六年六月初十日具題奉旨覽奏簡要直截深得速運之法已另有諭旨了

天津截漕疏

題為敬遵傳諭詳議截幫事宜事前初六日樞臣馮元飈從召對出至臣部口傳皇上聖諭所奏召買截幫事宜即與計臣詳議來說欽此除召買一事欲求官民兩無耗累之法容臣確察所在地方應否減免及熟籌遣官委商孰為便益另具奏請外至若截幫之為利害直

可一言而決者因聞巡倉御史倫之楷有疏及此應候
得旨據覆所以逡巡而今據押漕道臣方岳貢報稱漕
船頭兩幫已抵天津此則議須早定矣夫為尾幫予津
之說者本為京倉急至陝之米此誠忠計而樞臣以為
不可臣亦以為不可者良以漕船利於津截尾幫予津
則幫皆趨尾至必後時遲至八九月間水不得行必改
從陸陸運之費三倍於水臣部動增三十餘萬之費官
費不足勢必役民賠累騷騷禍延甚大此之未便寧須

再計乎惟是京倉將罄根本宜憂倉臣鯁鯁止為此耳
善處之策惟勅津撫漕幫到者不拘頭次定額五十萬
石疾先運京度可足二月之食其餘聽津撫如常截運
關寧諸鎮期於速達如此則京邊俱濟矣京米宜急惟
不必一時盡至津截即緩要不宜定之尾幫義圖而事
始有利無害伏候聖裁崇禎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具題
奉旨是即行津撫將漕幫到者不拘頭次先運入京五
十萬石餘聽截運關寧仍察新裁額數發去務期速達

該部馳飭

惠恤車戶疏

題為民困宜甦運期已及耶陳目前半救之策小紓聖
懷事今為畿民大累者無如僉報車戶一事僉報本求
富者而富者臨時既易規營其先又豫竄身官役詭希
優免勢不得不及中戶以及貧者有財則賄脫賄亦無
端無力則攢當攢亦俱盡官給腳價不能當時價十之
五而重以猾胥凶攬凌索千端以此道路號吁十室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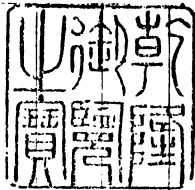
蕩臣自筮仕至今痛之二十年頃受計事側聞皇上當
食憂歎因布文告博采羣謀凡告臣者第言病耳非必
有方顧臣已得其藥矣臣意大都惟欲改民運為官運
自置車輛集資募民而今漕已至津更弦無及然目擊
湯火則先為半救為半救之策有三一曰併倉倉分東
西東倉距大通橋近者三里遠者十餘里西倉皆二十
里而遙西倉一運當東倉三運而官增腳價每石止六
釐故西運甚困今米運京者多不過二百萬東倉廩坐

綽然有餘曷暫併西於東雖官仍分設固已坐縮十餘里之地即省費十得一二矣一曰橋支凡軍受米於倉者今悉使受米於橋見謂煩軍遠涉不知是軍所樂也軍受米於倉有三苦倉攢勒索一苦也斗斛短少二苦也攬雜陳濫三苦也去三苦即得三便或使得預支一月則軍益樂而給米照京倉準斛每袋餘耗仍歸本倉則官亦無損自米至橋之日至運盡而止約為期三月計支米二十三萬餘通三月即減車戶七十萬米脚

價省費十得三四矣其又不足即請量增腳價每石三釐臣部設處不滿五千金而民已欣然如獲大助即省費十得五六矣臣之策不止半救然試以今年變通便利遂以道有歡聲即不改官運而民已不厲即改官運而官亦不費矣時日既迫羣情望恩倘蒙鑒俞乞蚤批發本內橋支一節臣猶恐軍心同異親過總督京營吳維英面商可否隨經維英周詢軍中取有京營副將王承盾呈揭并手書報臣極言軍士歡便之情臣又以橋

所宕散給放之日慮有紛喧請勅巡倉御史就橋彈壓而營卒統以營將衛軍統以衛領臣部又多委司官佐之則無囂囂之慮矣又嚴令官旗米須燥淨攪和土稻及水者有重罰蓋米免曬揚官旗已多便益而人心無厭得利又思作弊耳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具題奉旨覽卿奏深得救困之策本內并西倉於東受軍米於橋及預支月糧事宜既稱便益俱依議行其巡倉各官就橋總理力禁插和水濕尤能革弊宜民即著卿速

行嚴飭



倪文貞奏疏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貞奏疏卷八至十二

詳校官編修_臣錢樾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_臣蔡鎔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奏疏卷八

明 倪元璐 撰

餉部事宜疏

題為恭承召對申奏餉部事宜事該臣等奏近設總督
勦寇糧餉侍郎轄餉三百萬凡東南勦餉多經解會比
因寇警部臣莊祖誨時或往來衡陽長沙之間即有言
其不宜逍遙衡岳自便者疏下臣部臣思衡岳誠遠然

臣實不敢選定處所責之必前蓋以餉與兵異餉部亦與督撫不同督撫與兵逼賊為功餉部與餉避賊為智臣項徧詢楚紳皆云轉輸最便莫如武昌而今武昌破矣惟恐以規近而適齎盜糧所以未敢輕議又且道路紆阻時日耽稽呼應不時即憂他變左兵器騷非無餉也遠莫致耳以臣之議自今各督撫鎮額餉皆由臣部酌量道里就近撥派項行江督已劄撥江西三府準此類推禁旅則撥鎮江揚州秦督則撥川西陝西鳳督則

撥應天和鳳徽寧黔督則撥雲南淮撫則撥全淮及割揚州十分之一皖撫則撥滁州太平池州廣德豫撫則撥河北三府沅撫則撥貴州一省鄖撫則撥四川川東楚撫則撥湖廣湖南諸府左鎮則撥截江西五分之一並聽各該督撫自馳檄使惟左鎮則隨兵所在闕白秦鳳二督行文所有錢糧著各該地方差委徑達軍前或遇軍行遼遠許交駐扎鎮所該道代為轉輸地方延誤者該督撫立行題叅加等處治解官竣役從優題敘賞

罰既明趨事必速如此則餉部無所事事矣而聖衷慮此尤為宏遠恭奉面諭云撥餉就近最便餉部不必議裁蓋為提攝考覈固須重臣耳今議餉部移駐南京居中控遠不特勦餉凡京邊一切錢糧悉照近頒聖諭責成撫按推官事理移文四促只藉文告為威靈其銜即宜改為總督催儻中外糧餉侍郎臣部亦實藉之分其猷念矣末議無當恭候聖裁崇禎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具題奉旨撥餉就近允屬便計各督撫鎮額餉著照依

奏內派定地方徑運解軍前一應轉輸題叅優敘等項俱依議該部仍將撥過數目若干詳行奏明餉部免設莊祖誨著回京另用欽此

辭講專部疏

題為敬辭講員以專部務事該臣蒙恩陞見之又明日即蒙欽命充補日講官臣時以樞部任宏而侍郎事少冀可補塞勉用祇承何意殊恩拔司計事繁重填委坐困驚駭臣私意朝攬金倉之司即夕逃啓沃之寄乃昨

二十四日酉時忽接閣派講章期須來朔進講臣隨詣
閣力辭而閣臣以臣自承前命不曾效有一言且未奉
旨刊除例難逕行出缺以此臣宜自請恭惟聖明學問
日就月將臣每入對殿廷必得飫領大謨而出此豈徒
微忠欲竭抑亦顯教宜承如臣苟可兼綜義必無容自
外實以心計既粗無暇精言性命身匏有繫不能兼典
衣冠望准所辭別遴能者臣不勝諄切待命之至崇禎
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具題奉旨卿學誼素優還著遵

旨供事以資啓沃不必遽辭該部知道

宥罪錫類疏

題為請行堯舜之術立忠孝之教以饋兵制用濟急拯危事今國用甚詘重之蠲額至五百餘萬而此外撫按察核續請者不與焉阻稽刼失解不時至者不與焉秦督淮撫水師之請增兵益餉者不與焉約畧計之少亦又須百餘萬而兵部所報缺兵不及三百萬臣猶恐邊人執言仍須補伍如此即是有虧無抵往者出入相准

猶不足今缺額至四分之一此雖盡傾內帑不能應一
旦誤事決裂非臣任其咎乎生節之效遠者五年三年
最速亦須一年而今所急即在旦夕耳謀及權宜又多
不可皇上聖明具超世之識臣亦儒者有守道之誠蚤
夜竭思惟求得乎見諸詩書近于仁義而為之無已其
宥罪錫類乎何謂宥罪蓋舜典曰金作贖刑呂刑曰墨
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
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大辟疑赦其罰千鍰由此言

之贖罪之議不起于晁錯而起于帝舜詩書之所稱也
蓋古聖王好生如天而未嘗不憂國用之匱故其術如
此今請勅下刑部自戍遣以至大辟之稍輕矜疑者分
別情由等差則數凡戍聽贖十之九辟聽贖十之一此
在臣部以為權宜在聖恩惟曰浩蕩何傷乎是乃仁術
也何謂錫類夫毀家急公者忠也顯名揚親者孝也今
誠令外官四品以下七品以上歷俸一年無過者聽得
捐俸餉兵四品五百金五品而下正印三百餘二百朝

廷即欲報之無務加之職級惟請給予應得誥命使得
贈封其父母此不同加銜復官于國家爵祿不費又其
所應得惟早一二年耳于名器亦非濫也而使人子得
早致其情于其父母風木無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此為孝治天下教孝者也此二者臣以為堯舜之術
忠孝之教而可以生財孔曾復生必亦謂之大道矣要
其行之不過二年蠲免罷亦罷幸皇上決計即日下詔
施行崇禎十六年月日具題

覆奏併餉疏

題為乞併三餉為一餉以清餉源事臣于本年六月內具題前事奉聖旨本內併三餉為一餉以便清稽兼省紊溷深得執簡馭繁之法以後各省直徵收民糧悉去三餉雜餉名色止開正賦兵餉二則依田起科俟事平酌減依議行其易知單式樣併分派省鎮司官即詳議來看至罷抽練杜耗糜自屬確論但兵還原伍作何操練責成著同兵部從長會議具奏欽此欽遵科抄到部

除練兵還伍操練事宜即咨兵部會議具奏外又行三
餉司官即議易知單式樣併三司分配省鎮出入確規
限三日內說堂以憑覆奏今據新餉司郎中張鳴駿邊
餉司主事劉顯績練餉司員外郎陳宸誦會稱遵即公
同酌議分配之法察三餉非出數不均則入數不一即
配為三分而省直錢糧練餉已于各鎮皆有分撥因議
併三司為二司將鎮之繁者搭以簡餉之多者配以少
並易知單式樣到臣臣復面集各官再四從長商確詳

妥實可永行謹將兩餉改名左右二司及分定鎮分與
省府錢糧配搭額徵蠲免各數目別牘備開仰塵聖覽
易知單式一併進呈伏乞睿裁速勅臣部通行遵奉施
行抑臣又有請焉臣按計冊臣部所定天下地畝正加
錢糧皆有定額而今聞多寡懸絕自一錢三分以至二
錢餘此必有私派沿徵者矣私派者如地方創為會計
公費名色額外私加者是也沿徵者如本是間舉而沿
為永科如榜紙只元年所用而歲以為常鄉會舉朝覲

皆三年一行而無年不取之類是也請立嚴限勅各該撫按通取州縣開徵款項數目一一開明報部對勘則百矇俱出矣又徵糧定以每年四限則有節而民得以休每限定數四分之一則截然而胥不能惑具詳單式統候裁酌飭行

計開

兵餉左司

每年出數

薊州鎮月餉銀一百七十二萬一千九十一

兩零

密雲鎮月餉銀七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四

兩零

昌平鎮月餉銀三十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五

兩零

柳溝鎮月餉銀二十八萬八千二百三十三

兩零

宣府鎮月餉銀四十八萬六千一百六十二兩零

易州鎮月餉銀一百三十萬三千九百三十六兩零

陽和鎮月餉銀五十六萬八千三百四十九兩零

大同鎮月餉銀六十九萬七千九百八十兩零

延綏鎮月餉銀三十三萬八千九百八十三兩零

甘肅鎮月餉銀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八十八兩零

固原鎮月餉銀四十萬三千四百七十四兩零

勇衛營加增鹽菜銀二萬六千四十兩

太監公費銀三千兩

京營及御馬監牢役工食共銀二萬四千八百六兩八錢

京營練兵日犒銀三萬兩

京支各項銀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兩零
內供雜項銀四萬六千兩

京營勇衛等營料草價值銀四十七萬一千
二百四十三兩

勇衛京營官軍廩糧米折行糧銀四十八萬

兩

選練官舍銀二十一萬四千八百兩

認還光祿寺一萬兩

認還內庫銀二萬五千兩

又該剿餉銀一百四十萬三千六百四十三
兩零

以上每年通共出銀一千零六十一萬零
七百四十三兩

每年入數

浙江額銀一百五十萬三千五百八十七兩

零

廣東額銀八十三萬一百四十一兩零

四川額銀六十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兩零

陝西額銀七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零

廣西額銀二十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五兩零

貴州額銀四萬二千六百五兩零

河南河北二府彰德衛輝懷慶開封府屬各
縣原武陽武封丘延津額銀五十萬七百
一十兩零

河南五府開封歸德河南汝寧南陽汝州一
州額銀一百七十萬三千九百六十八兩
零此項全蠲訖

蘇州府額銀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十八兩
零

鎮江府額銀一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兩零

徽州府額銀九萬九千五百三十八兩零

池州府額銀五萬三千八百八十六兩零

廬州府額銀一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四兩

零此項全蠲訖

淮安府額銀二十四萬七千七百八十一兩

零內除蠲免銀七萬八千一百六十四兩

零外實徵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一十六

兩零

安慶府額銀八萬七千四百七十二兩零內
除蠲免銀五萬一千六百七十九兩零外
實徵銀三萬五千七百九十三兩零

廣德州額銀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徐州額銀六萬四千七十五兩零內除蠲免
銀三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兩零外實徵銀
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兩零

順天府額銀一十萬一千一百七十七兩零
內除蠲免銀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兩零實
徵銀八萬五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河間府額銀一十三萬九千三百九十七兩
零內除蠲免銀四萬二千五百三十八兩
零實徵銀九萬六千八百五十九兩零
廣平府額銀六萬二百三兩零

大名府額銀一十四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兩

零內除蠲免銀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兩零
實徵銀一十二萬五千一十八兩零

延慶州額銀四千二百七兩零

淮安等五倉新舊稅并倉助銀八萬四千八
百六十兩

各衛陞科額銀一萬一千五百一兩零內除
蠲免銀九百三十五兩零實徵銀一萬五
百六十六兩零

屯牧加料銀三萬二千兩

鹽課額銀一百一十八萬七千九百五十兩

零

關稅額銀四十四萬一千六百三兩零

以上每年共入銀九百八十七萬一千七

百兩零六十七兩每年共蠲免銀

二百一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兩零

除外實徵銀七百七十五萬七千七百

一十五兩零共計缺額銀二百八十五萬三千二十七兩零

兵餉右司

每年出數

寧遠鎮月餉銀一百五十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九兩零

山海鎮月餉銀七十萬七千七百八十九兩零

永平鎮月餉銀八十七萬二千九十二兩零

天津鎮月餉預計召買等銀二百三十三萬

五千六百五十七兩零

通州鎮月餉銀三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三

兩零

山西鎮月餉銀三十六萬六千九百三十三

兩零

寧夏鎮月餉銀二十三萬七千八百八十四

兩零

登鎮月餉銀二十七萬九百三十兩零

臨鎮月餉銀二十三萬六千二百四兩零

鳳陽護陵兵餉銀四萬二千五百四十兩

京勇等營草料銀四十萬六千兩

抵還周寺銀二萬兩

勇衛營健丁鹽菜銀三萬八百六十兩

京營勇衛各倉場召買料豆草束銀二十九

萬兩

京營練兵日犒銀三萬兩

京衛新兵四十兩月米折銀二千七百一十

二兩

援兵行鹽銀一百二十萬兩

認還光祿寺銀一萬兩

認還內庫銀二萬五千兩

又該剿餉銀一百五十九萬六千三百五十

六兩零

以上每年通共出銀一千六十一萬七百

四十三兩零

每年入數

江西額銀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四百六兩零

福建額銀六十六萬五千七百七十二兩零

山西額銀一百一萬六百五十三兩零

山東額銀二百一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三

兩零內除蠲免銀一百三十三萬六千六百四十六兩零實徵銀八十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兩零

雲南額銀一十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四兩零
湖廣江南八府二州額銀八十九萬七百三十一兩零

湖廣江北七府額銀六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兩零此項全蠲免

常州府額銀二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兩零

松江府額銀二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三兩

零

寧國府額銀一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

零

太平府額銀七萬三千八百六十七兩零

應天府額銀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三兩

零

鳳陽府額銀二十一萬二千七百二十四兩
零內除蠲免銀八萬一千六百九十六兩
零實徵銀一十三萬一千二十七兩零

揚州府額銀二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兩零
和州額銀二萬四百九十五兩零內除蠲免
銀六千一百五十五兩零實徵銀一萬四
千三百三十九兩零

滁州額銀一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兩零

永平府額銀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零

保定府額銀一十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七兩

零內除蠲免銀九千五百七十四兩零實
徵銀一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二兩零

真定府額銀二十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兩零

內除蠲免銀四萬一千八百七十一兩零

實徵銀一十六萬一千五百六十兩零

順德府額銀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零內除

蠲免銀二萬九百三十二兩零實徵銀二萬六百一十七兩零

保安州額銀一千九百二十三兩零

南京屯派額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四兩

工部蘆課額銀一萬四千八十五兩

宣課司稅額銀一萬一百六十兩

五城典稅額銀二千二百一十兩

鹽課額銀一百一十八萬七千九百五十兩

零

關稅額銀四十四萬一千六百三兩零

以上每年共入銀一千二十二萬九千八

百三十二兩零十六十七兩年每年共

蠲免銀二百一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十

兩零除外實徵銀八百零八萬七千三

百一十一兩零共缺額銀二百五十二

萬三千四百三十七兩

二司每年共該出銀二千一百二十二萬
一千四百八十七兩零共該入銀二千
一十萬一千五百三十三兩零除蠲免
去銀四百二十五萬六千五百零六兩
實徵銀一千五百八十四萬五千零二
十七兩共計缺額銀五百三十七萬六
千四百五十九兩等因崇禎十六年八
月十七日奉旨據奏三餉併一分為左

右二司配定省鎮出入及易知單式具
見綜理知道了錢糧自有定額州縣官
私派沿徵剝民間上最為可恨著該撫
按嚴飭仍將開徵款項數目勒限冊報
并照式立限俱依議欽此

倪文貞奏疏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奏疏卷九

明 倪元璐 撰

臚陳生節疏

題為臚陳生節要議事臣觀今天下大事患不富強也
然富強之謀必衷之於仁義而始無弊臣本腐儒謬膺
鉅委當此時勢危迫聖主焦勞三月以來諮求籌畫心
血幾盡生財大道遠或數十年近亦數年既不足以救

眉急權宜之策臣不敢為求其正切不過數端其間又有必恃資本以行或更須參伍而定者具列如左仰廩睿思一漕鹽即司務蔣臣四議之一臣知蔣臣以此其法欲使諸商以米易鹽積米於淮自淮起運循舊例四倉逐節盤遞是則漕法止行于淮黃而北避長江數千里之險省費不貲運節既短則往返無所稽遲使稽察不難而盜賣自絕新漕在七八月便可過淮春冰一伴即抵壩通船輕運速不憂淺凍而于是鹽米通流官商

並利籌漕籌鹽莫善于此乃臣所致疑者獨自新法未
定舊法變更中間一年漕運與鹽課不無中斷之慮誠
得設法通融濟此一年以後踵而行之則萬世之利也
蔣臣議之蔣臣曰能行之乞再假一日召對以畢其情
一錢鈔亦即蔣臣之議已經臣部看詳題覆如法行之
錢流湍地矣而臣所難者以其議欲鈔之行先須廣鑄
廣鑄必先謀鑄本耳臣聞舊通督王鰲永本治兵之臣
而滿腹皆持籌之計立主鈔法可行其議多與蔣臣合

者特欲加造小鈔五百三百一百者相兼而行始可流通不窮又欲自闕稅為權輿使商得以鈔當稅則鈔行于流水今現在通幸賜召對果能堪任即用之督理鈔法責其成功可也一漕折臣聞之科臣光時亨馬嘉植等之議欲使內八府額輸銀糧悉徵本色准數折江南漕米其收米也每米價值七錢准租一兩則民必樂從其折漕也每漕米一石科米價及尖耗水腳諸費責銀二兩五錢而民猶以為甚便此誠兩利之策然臣惟恐

本處粟米散之京軍而不肯受又近畿爭輸本色則畿民必常食貴米此須召對戎政諸臣及勅薊順督撫熟籌通筭期于無害而後行之一截漕即臣前以樞貳赴召入對之言其法詳于前疏臣意以海運虞一朝之患通膠為難必之功誠從分水嶺盤運有成則漕船及淮而止所省長運挑河諸費不下三百餘萬而科臣曾應遴又有養魚池一議稱海運自齋堂而南由竹島以達地名養魚池為文登境地鑿而通之道里無多即可經

流入海南避成山之險北無毀琢之傷雖不能如膠萊之徑捷較之陸運猶省脚價其言簡盡云得之太僕寺丞賀王盛王盛先令文登籌此甚熟皇上試召二臣同臣集議因遣工部明幹司官一員前往分水嶺及養魚池地方躡勘形勢工力二議孰便擇其可行者選用風憲官一員協同登撫為之蓋必登運有成謀而後淮截可決策耳一京鹽有投議于臣者欲于都城開鹽引十萬每引照遼例納價八錢本折相半上納以充兵餉之

需仍行文兩浙鹽法衙門照察違例于正附綱引之上
派行每綱引十引帶京引一引若無京引綱引不許過
關橋取掣其引價鹽觔及餘課割沒等項悉照標鹽往
例毋得故違損益出示曉諭在京諸人有願中引者赴
部報名割行太倉本折均半上納亦當議與寬減以示
招徠如此可得引課二十萬亦一策也一雜折凡為內
供雜項改折之議者不一而足未蒙允行蓋必有難行
者也然臣察內庫所需黃絹顏料油漆蠟茶弓箭弦條

等項外解甚苦又多不堪駁換害累遂不可言而究竟
過多難徵時久俸赦即如臣鄉所供弦箭一項十餘年
來無年不駁者以其非地之宜決不如式所司詳慎何
敢輕收是則十餘年來民間實受百千之害而在官曾
不得一弓半弦之用民命可矜物力可惜也臣請聖明
再加審詳通察一應內供本色凡在所不急及必不堪
用者聽得改從折色凡物價值一兩者連鋪墊倍責一
兩折解在朝廷驟增一倍有用之利而民已脫于水火

謹動天下矣夫聖主每損上而益下今益下而又可以益上何憚不為乎一清兵清兵者二其一兵部所報缺額兵數可裁二百餘萬但恐邊臣以缺額須補為辭即不然不肯扣新而欲以抵舊則清猶不清矣此須兵部飭明其一則臣部所議各鎮司餉兼列兵銜以清兵之事屬之自臣部所題餉郎尚以部覆候旨頒勅方行現今無一到邊受事者又以餉郎之行必帶有多餉使軍心鼓舞歸命而得以問其虛糜今部庫如洗眼穿外解

臣心戰戰然臣請更設一法誠得聖諭各撫鎮諸臣能清兵百名實陞一級無所報清者罷之則餉司尤易為力臣法可得而行也一省弁往時戎籍所載不及今時三十分之一而戰勝攻取士馬飽騰權一而餉不分也今大帥驟增十餘倍副叅都游守把驟增三十餘倍行伍之士皆恥為兵而倖為官纔設一官役使羽儀又數十人士飢而此輩荒飽如故士之不戢餉之扣剋職此之由前有繳部一糧單內止五百人而中千守把凡三

百五十人兵僅一百五十人虛冒如此餉何由不訕臣
與樞臣馮元飈會議一日而裁八百員誠見及此耳一
役稅聞諸總憲臣李邦華之議今天下內外吏胥承差
各有項首文契悉令呈官照稅每百兩納稅銀五兩非
官印稅契不得授受臣初聞之恐傷大道既而思之此
亦一道也昔者先王惡民逐末所以征商吏胥者不農
不商而在官為市沿積項首過百踰千則不止逐末矣
今農辨畝租商輸關稅田書屋券悉經稅抽此輩游手

以蠹取財既不能絕又不征之何以服彼農商乎以治蠹為生財此則憲臣體用之學也又各處吏承納班大省或至一二千人各差御史承差多者或至千餘人價重者至一二百金少者亦三五十金皆借之以庇其門戶或納于各布政司或納于各差今若以此盡歸臣部仍嚴為之禁庶人在官者但得受祿于官而不得擾累于民其意與事例相等一洋政臣聞之原任通政司使施邦曜之議曰福建有東西兩洋商舶自前代至今俱

收其稅以資國用者自天啟年間海洋爭利不靖遂議
禁止試思犀角象牙香料非兩洋不產今宇內諸貨充
斥而猶曰禁洋不開是真掩耳而盜鈴也蓋閩人以海
為田一日不下海即無生番人日用必中國之產一日
不往即闌入故官日禁之而民走死如驚官亦無如之
何上下相蒙徒陰為豪有力之利何不明開使朝廷少
收養兵之費乎帥臣鄭芝龍坐鎮閩粵交界之地又素
交孚于遠島乞即以洋政委之則一年可致十餘萬之

餉也邦曜官閩最久故非浪言又臣司官王之驥閩人也其言曰此禁開而閩盜始稀謂洋開而生盜者非有識之論也然臣更請今在廷閩紳共為詳酌必歸于有利無弊而後可耳已上十條臣所持生節之謀採羣言而衷于聖賢經世之道然其取效必通數年為計若旦夕見功急抵蠲缺則猶未有策也凡救急必出權宜臣期皇上力行王政何肯為苟且遷就之策惟是庚癸四呼臣憂在眉睫不知所為耳崇禎十六年八月二十七

日具題奉旨奏內鈔法廣鑄已有旨了雜折酌行三年
清兵汰將專責各省撫鎮勒限核詳不許仍前冗濫漕
鹽截運京鹽洋稅各款仍著議妥詳奏以救時艱欽此

扣折漕運疏

題為請扣漕運為積貯以罷召買而弛民力事仰惟皇
上軫念京庾因新漕未至現米僅支兩月軍糧特發內
帑四十萬金為召買積貯之謀臣隨分派司官程正家
姜叶卜陳聯璧蹇宗呂四員使乘秋熟登場或就近畿

採收或召慙商承納不拘一法聽其便宜務于九十兩
月內竣事現在則以新禾在野稍須時至即如鷺鳥急
搏矣然臣細察京師奸囤競皆廣收深藏居奇射厚而
游徒徼倖求充糴商投呈該司者不下百餘經此輩騰
鼓米價勢必驟踴民既怨咨官亦不利也因復廣詢博
訪乃得可以便于國而更便于民便于兵者查關寧薊
永四鎮歲需米五百萬石向於天津截漕從海道分運
撥給然聞四鎮將士原未責其全運漕撫旗甲與天津

餉司每私折銀而薄解米耗蠹國家米豆數十萬石而臣部不得過問當事諸臣無一言及之者臣既矢誠天日務在剔弊節浮前於截幫疏中既微察其端而不能窮其實也故臣初意欲於歲運之內扣五十萬石入京倉而以每石八錢折給四鎮在邊兵既可以得金而太倉遂實有善米上下交利一舉可竣今問之津撫知僅折米二十萬二千五百石臣即折發帑金一十六萬二千兩劄委員外姬琨往津守催將漕米督催啟運以實

京倉又察今京軍匠役亦喜折色請即以九十兩月米按照時價折色與之則又可坐扣米十六萬石連四鎮共得漕米三十餘萬矣此外僅餘帑金七萬買之易易然本處所產粟米入倉即變黑色不堪久貯誠欲久貯非漕米不可而漕米既無可折扣臣又思之豆亦糧也軍興尤所急需並令買糴數萬石在明歲則與米同功在此時則分米之勢焉至臣受事以後日議清釐糜冒之法其四鎮向來所折所運實數容臣詳細核察奏明

垂為定制則兵民皆屬至便而國家歲有積貯民力可以稍弛矣恭候聖裁

雜折事宜疏

題為詳酌開明雜折事宜以惠東南事伏念臣以庸才司計其所以生財者不出於大道必不可然聚今人之謀以生財無不傷道者以其一益必一損此盈必彼竭若夫兩益交便名起利隨上實緩所征而反享厚獲下實多所出而反謹更生盈庭千策未有如內供改折之

一事者也臣察十庫諸色名為上供內外所司倍存嚴慎一解一納艱累千端有解必賠無納不駁凡內庫駁退之餘即非民間所敢公取徒以膏血委之溝壑因而追比株牽家號路哭而究竟一駁即有一欠駁之不止欠無完日民已破家庫仍懸罄臣察十二年以前千萬積逋一赦俱盡十三年以後冊載全未完者什而五六非不解也駁而不來耳即使嚴催而愈催愈玩由此言之損仍歸上以其兩損易以兩益何為不可皇上仁覆

天下又復節險性成屏絕嗜好停嬪減膳浣濯卑衣甚
欲夷諸器御與民庶等此堯茨禹菲之心也謹開明條
欵伏幸詔諭天下凡十六年以前逋欠悉如常價折納
免行倍加此後除上供袍緞不敢輕議其餘貨物凡官
可召買者悉從折色令各該撫按公估時價量添解費
輸納夫典衣典冠雖分曹事而同舟通力必無殊心其
所折入銀兩即用以為益餉恤民之需當聖主大賚渙
居內府外府何所間乎

計開

一不急而應折款項

黃蠟光粉綠礬明礬黃丹藍靛槐花紅花紫草
茜草燈草生漆嚴漆桐油塈黃銀硃錫水膠牛
皮牛角牛觔絹絲綿苧布柿餅川椒蒲杖烏梅
五倍子葡萄紅棗栗子蜂蜜核桃菊秫稻皮已
上均非急需悉可改折

一似急而應折款項

白蠟六萬五千斤芽茶四萬八千斤葉茶四萬
斤黃熟銅二萬斤紅熟銅二萬二千斤生銅九
千斤黑鉛一萬五千斤棉花絨三十一萬斤棉
布三十六萬疋梭布三萬疋芝蔴一萬四千石
白粳米五萬石白糯米七千石已上似關急需
然本可購買亦應併折

一工部款項如弓箭弦條及一切軍器斷斷無用
決宜折價京造者也此外容臣咨查酌列奏請

崇禎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具題

鼓鑄大計疏

題為欽奉聖諭事本月初十日恭接聖諭鼓鑄為足國大計近時事多艱銅本稀少御前及在內各衙門已有旨盡數撥用今內外文武軍民人等俱宜急公體國共濟急需著遵照律例除鏡子軍器寺觀鐘磬鐃鈸及櫃箱等物事件鎖鑰樂器古銅免毀其餘定限三個月俱行銷毀一切廢銅並赴官賣給價不許違禁打造收賣

其有捐銅助鑄的悉照事例議叙崇禎制錢仍以六十五文作銀一錢其餘雜錢槩以二文準作一文低薄小錢自五分重以下者四文準作一文其私販低錢着該城御史嚴禁緝拏仍各大張曉示至南北銅商領價誣官逋欠巨萬屢旨究追著經管官勒限追完仍各自行回奏各省直作何勸勉并設何官專司應行事宜著該部詳妥開款來看昨據計臣倪元璐奏薦王鰲永心計可用著以戶部侍郎兼工部侍郎提督二部錢局錢法

鈔法責令清釐局商蠹弊疏通錢鈔如辦理有效即行
優叙倘壅窒踵弊責無所辭特諭欽此臣于是恭服皇
上之思深而策備也如此則處處有銅源源可鑄富國
之計盡此一謀然而臣猶有說凡一法之立一弊即生
今欲使私銅盡絕無如專禁打造犯者重論夫用之家
千而造之家一禁千不如禁一此為絕源之法如此則
民間成器不須盡責毀銷即責毀銷但勸諭之不必設
為嚴禁即設為嚴禁請但行之紳貴勿及士民紳貴義

無所逃擾害不及若行之士民則告訐四起挾詐橫行從此騷然大可慮也聖諭不言挾銅不出者作何處治仰見淵衷矣然而民銅不出鑄本猶微有法於此請令有司罰贖減半徵銅如稍有力應罰銀一兩三錢者僅輸價值六錢五分之銅則民爭輸銅矣民爭輸銅則銅價必貴銅價既貴則凡有銅者莫不居奇射利歡然出而應之不出一年天下之銅悉歸官治民間非但不騷抑可取利夫使民賣銅于官必得虧折賣銅于民必得

羸息而有罪輸贖者雖苦于買貴銅而實喜於承半罰則亦無不便也凡法立而民稱便因勢順導之則行于流水矣恭候聖裁崇禎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具題奉旨奏內欲絕私銅無如專禁打造深得要領即着卿悉心講求鼓鑄善策以資裕國欽此

督撫制置兵財疏

題為欽奉上傳事昨以閣臣陳演等傳臣至東閣恭述聖諭關門三協應用本地之餉養本地之兵及計臣前

奏一切屯鑄生財等事責成該督撫便宜舉行事宜可
會同詳議具奏欽此臣惟今日之勢誠必以督撫境內
兵財聽自制置畧如唐藩鎮者然後天下之事可得而
為所謂大建規模者也譬之民間家計蕭竭而有衆子
即宜割室分資使之自食其力共治其家若以一豕子
持其斧囊而此衆子者但呼飢寒不知生節則衣食立
盡故一司農必不能應天下之呼一內帑必不能濟司
農之乏臣初入告曾持此言而皇上即持臣此說以告

輔臣蓋臣觀古之大將羊祜杜預韓麒麟韋臯余玠張浚之流未有不生財者也其所生財亦只數者屯鑄通商而已屯取聚衆而言本為兵事邊將所謀今腹地營壑即開荒非屯也邊外地已不敢屯薊永之間固多閒曠宜使盡利非必悉宜稻黍棗栗薪芻皆可致貨臣又聞薊州党峪地方產鉛可鑄現屬司鑄主事倪光薦往察而未報薊督或知之他如鹽穀等商踵背相接此外又如贖罪事例輸粟于邊而請命于朝者皆可得為

也總宜令薊順督撫詳求悉計條列具聞以是為其家
當凡所請者必盡聽之臣向覆淮撫史可法請增兵餉
一疏責其自條生息所宜欲以淮揚為端漸行邊鎮可
法尚未覆奏今即以薊順為端漸行內路可耳至于錢
糧附近截解此誠便計臣亦嘗面奏及之退而察附邊
額餉實亦無多以此久不決策謹條八府正賦屯糧民
運及三協餉額確數如左大都于三協五之一耳以供
薊督一標則有餘又臣聞永平府同知馮如京大有謀

識人傳其言曰得永平一郡糧足了永平一鎮兵事此語甚奇顧臣未深識其人或勅薊督物色之嗟乎臣之事君如事天亦如事父也目覩國家之急不思所以救之而猶清談勦說鄙理財為管仲劉晏之策譬則父母方謀一家之藜羹藿食而其子顧慰以衡泌樂饑此愚子之忘其親者也目覩國家之急不思所以紓之而惟呼兵號餉變聚歛為加派培克之謀譬則父母方憂一家之鳩形鵠面而其子直欲以攘奪為事此不肖子之

欺其親者也皇上惟戒諸臣以清浮冒杜侵漁為節用之道惟戒諸臣以因天時乘地利順民情為生財之道則兵食足而民信聖賢之論政全矣崇禎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具題奉旨各邊督撫境內兵財聽自制置誠為便計這畿府正賦民屯本折原額并屯鹽鼓鑄事宜着行該督撫計議速奏馮如京果有謀識可用着該督奏明欽此

倪文貞奏疏卷九